



源於真蓮 李漢源

# 年末的香港體育祭

每年年末，體育傳媒工作特別忙，因為天氣較涼快，很多體育活動都會選於此時舉行，例如這個星期六、日在中環會首次舉行國際FIA場地越野車賽，世界賽車高手將雲集香港，出席世界場地越野車錦標賽年終賽；再下星期日(11月19日)，港珠澳大橋也將舉行半馬拉松國際賽，將會有8,000名參加者，包括來自45個國家和地區約600名運動員，當中更邀請了21位世界級選手參與；緊接着首次中國網球巡迴賽亦於11月19日至26日在香港維園舉行，匯聚中國最頂尖網球手在港較量；還有在戲曲中心上演香港壁球大賽，到12月15日巴黎奧運霹靂舞計分賽則在新伊館舉行，超過50個國家和地區200位世界高手會來港爭取奧運入場券進軍巴黎和諧廣場。

而香港運動員的日程也很緊湊，在11月5日至15日，於廣西南寧市出席由全國學生運動會及全國青年運動會合併的第一屆全國學生(青年)運動會(學青會)，香港隊派出720名運動員出賽，澳門也派出174名運動員參賽，大會共設57個項目，包括公開組47個，校園組10個，項目設置也是參照2024年巴黎奧運會而定，可謂準備奧運的前哨戰。學青會，超過20,360名全

國學生青年參賽，香港隊在開幕禮前已經奪得2金7銀5銅，獎牌暫時以田徑、羽毛球、游泳等為主，雖然感覺學生青年運動員水平未必可與職業選手媲美，但內地也不乏一些奧運運動員及世界級選手，對香港運動員絕對是很好的比賽經驗。

訓練和比賽就是運動員成長必經的階段，越多訓練和比賽，必定有所成長，正如香港精英運動員每天訓練不少於6至8小時，比賽多與一些高水平運動員比賽，自己成績不經不覺也會被拉高；反觀常常聽聞香港足球運動員因缺乏場地，訓練時間不足，對外比賽也極少，試想又怎會有好成績呢？有時總覺得只有計劃、口號，卻未能落實實行，一切就流於空白。

其實電視行業近年也是一樣，欠缺長遠計劃，以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轉播奧運，電視台十年八年前已經落實奧運版權，早早計劃，衛星也於十年前就預早訂購了(這是常態，因當時衛星頻道比較少)，雖然數碼年代方便多了，但也要有周詳計劃，才能做好一個奧運節目。美國電視台已經落實了12年後的奧運版權，中國也已經落實了8年後的版權，香港電視台卻未購買9個月後巴黎奧運版權，電視台好像什麼準備也未有，或者現在他們覺得反正到時一定有奧運畫面出街，只是不太在意好與不好，詳盡與否，內容是否充實罷了。



方寸不亂 方芳

# 原始森林與智能

到祖國西南部的西雙版納，是「成昆鐵路遊」最後一項活動。

西雙版納是中國唯一熱帶雨林自然保護區，林海、花海、雲海抱擁，植物的密度很大，原始森林覆蓋率佔六成多，素有「植物王國」與「動物王國」之稱。

一個集科學研究、物種保存、科普教育為一體的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引自世界各地的熱帶植物1萬3千多個品種，保存了大片熱帶雨林，不少國際合作項目，在這裏研究論證發表的論文，都得到世界科學界的關注。

在西雙版納的大象保護區，3年前就有15頭野生大象從這裏集體出走，途經普洱、玉溪、昆明後，玩足一年多，再折回家鄉。當我們在空中棧道漫步，俯瞰大象的路徑，追尋大象足跡的時候，抬頭發現樹上呼呼大睡的樹懶，是這樣的親近；在原始森林公園，數百孔雀飛掠湖面覓食的場面，煞是壯觀。

同時，西雙版納又是十多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極具民族色彩，旅遊項目有傣族潑水節表演，也有少數民族篝火晚會，在2011年全球權威旅遊雜誌評選中，西雙版納被評為「全球12個最熱門的旅遊項目」。

今天，高鐵、高速公路已開到西雙版納去，旅遊發展蓬勃，原始森林與智能科技的結合，那是必然了。我們入住的並非頂級酒店，房間已是智能操控，進房後全部「聲控」，只需對着空氣說：「小度、小度開電視……」電視機即時為你服務，如果你說得不清楚，空氣裏的「她」就會回話：「哎，我在，請你再說一遍……」當完成你的指示，「她」還會「謝謝」。

有趣的是，來自香港的我們，普通話不精，「小度、小度開冷氣……太冷，開25度……」把智能「小度」都搞糊塗了，就是不能反應過來；後來調整一下說法「開空調……請上調到25度」，「小度」馬上就聽懂了；朋友一覺醒來，忘記了「小度」，竟然錯喊「小翠、小翠開照門」，智能「小度」人性化了，來點「脾氣」，一於少理，直至你把「她」想起為止。不難想像，如果有夢囈的房友，夜半說夢話，要開這開那，相信整晚不得安寧了。

到內地旅遊，哪怕是到原始森林去，說好普通話，什麼智能操控也難不倒你哩！ (成昆鐵路遊之三)



七嘴八舌 小臻

# 留住初心 繼續創新

中國人都重視喜慶節日，不管是個人生日或是企業成立周年都會慶祝一番，雖然可能有人視為一種形式感而已，不過對一個企業來講這是一個增強員工的向心力、歸屬感，團結一心搞好業務。不少國家成立日都會大事慶祝，那是增加國民的凝聚力、民族自豪感，成為國民教育的好時機。所以每年踏入11月都會見到TVB的電視頻道上有一連串的台慶月特備節目在播放，台慶亮燈，台慶夜大型表演，嘉許藝人的頒獎禮，選出重量級的視帝視后獎，很熱鬧。對於提供娛樂節目為主的電視台更加需要趁勢大做，將最好的節目台慶劇、台慶特備節目拿出來慶賀，作為觀眾大飽眼福。

留意到今年「TVB 56周年」的口號是：「TVB邁向56周年，已經唔止係一個電視台，更係流行文化的載體，我哋會保留住呢份初心，聯繫每一個人。20440個日與夜，每個人，職位不同，但即使時光飛逝，佢哋都能夠保持初心，嚟各自的崗位發熱發光。留住初心，繼續創新，創出新經典。」沒有高大上，非常貼民心。

要「留住初心，繼續創新」其實是很大挑戰，一間經營了56年的創意產業公司，很多東西都試過，不是說太陽底下無新事嗎？現在就是要你在太陽底下找新事，觀眾又很難服侍，雖是免費餐但要求不會低；加上網上太多不負責任的「毒吞」人在發表個人「偉論」，同是電視台，用同一種手法處理某一件

事，如果同道人會讚醒目，轉數快！若不是同道人就鬧你抽水。創作行業不易做呀！傳媒行業講創意，各大媒體也求才若渴，吸納創意人才不代表就要取代理人，創作與行政管理根本兩個層次，大家的思維不要那麼狹窄，捕風捉影。

這幾年TVB在打翻身仗，在管理團隊執行主席許濤、總經理曾志偉等人帶領下發展形勢穩步向好，以新聞、戲劇、綜藝三大板塊來說不單收視率高，還有廣泛的社會回響。特別在綜藝節目方面試了很多形式，節目內容多元化，製作了幫助青少年追夢的《星夢》；幫助中年人追夢的《中年好声音》，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回響，帶出很大的正能量，成功捧出一批青年、中年偶像歌星。據內部員工透露士氣都很不錯，大家都很拚搏。估計之前被人惡意攻擊，踩得很痛，更加希望「保衛家園」爭口氣！

為了向年輕人提供機會，把J2台重新定位成為年輕員工的創新基地，找來青年做創意總監，青年人主持或演出的各類綜藝資訊節目迎合年輕人口味，爭奪回一班年輕觀眾。劇集亦都有不少收視好的，例如《香港人在北京》等等。

無論有些人如何想法「毒吞」TVB，它仍然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電視台，據10月27日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公布，第三季，無綫電視佔所有香港電視頻道的市場份額為79%，按年升2個百分點。君不見同樣在歌唱比賽中勝出或者在某個節目爆紅的藝人、歌星，有TVB支持其人氣持久力與爆紅的程度與無TVB支持的效果差很遠。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父母多有同理心

旅行團休息時間，大家聚談時話題說到政府為了鼓勵生育，為新生嬰兒派送2萬大元，有人估計明年生肖屬龍，龍仔龍女一定比12年前破紀錄，說到育兒，其中自稱晚年得子的「詩翁」坦率說：「聽說養個孩子400萬時，我們夫婦已經打定主意不要了，加上今日3歲前幼兒班雜費也要幾千元，想到未來的無底深潭，也未必會動容！」

他搖頭苦笑說孩子不小心生下來才無可奈何，繼而發表他的悲觀養兒論：「錢就不說了，看現今世界之亂，為人父母生兒育女，怎少得了操心！」

詩翁說他對蘇東坡「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那兩句詩不止有同感，更加認為王安石8句詩中後4句，尤其道盡他的心境，於是掏出隨身抄寫詩句的記事簿，展示當中他所說那4句：「願為五陵輕薄兒，生在貞觀開元時。鬥雞走

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詩翁又把他照王安石原韻所作的4句展示給大家看：「願天所賜蠢孩兒，生在香港太平時，飽嘗美食過一生，俄烏以巴兩不知」。

團友們都說自古以來天下父母都有同理心，詩翁說沒發明避孕丸那個年代，很多謹慎的父母便只揀太平的日子生孩子；他祖父辛亥革命成功後生下他父親，父親戰後和平生他，1949年出現嬰兒潮，正因為那一代的父母以為從此天下太平，後代都會過平安好日子，誰知還是受到不同戰爭接踵而來的苦難。

固然不少父母都望子成龍，但是最終心願還是渴望他們無災無難過一生，詩翁說他不會像蘇東坡那樣奢求兒子做到什麼公卿，心願還是只跟王安石同一層次。他說香港出生於千禧後的一代，目前總算吉人天相，不知戰亂之苦，但是到底今日不知明日事，地球村任何角落的炮火，隨時都可能影響到每個「村民」的安危。

詩翁的「悲觀論」是否杞人憂天呢？



百家廊 黃征輝

# 紫荊樹下

那棵紫荊花樹，遠看是一幅畫。小俞坐在樹下，畫面就更生動明亮了。小俞，其實不小，40多歲了。

別的許多女人，到她這個年齡，早已拚命地往臉上撲厚粉塗胭脂，而小俞卻基本上不化妝。她的面膚依舊嫩紅，眉葉仍然細密；身條健挺，臀圍胸豐，滿頂青絲裏，挑不出一根白髮。

認識小俞好幾年了，因為洗車認識她。她是一個小小洗車場的小老闆兼洗車工。她的洗車場設在從加油站租來的邊角裏。

場子雖小，因為挨着大路，還連着幾家小飯館，倒是招留了許多來加油、吃飯的司機順便在她這兒洗車。前些年，我還騎着嘉陵摩托，有一天去加油，也趁便在這裏洗車，也就見到了小俞。當時眼睛眨巴着，有些不信，怎的，洗車場裏竟有這般爽亮的女子？

洗了第一回，便又洗了第二回、第三回……不久，與小俞成了熟人，也見過了她的先生。小俞在場子邊擺了一張小方桌，幾把塑料椅，備着茶葉、茶壺、茶杯。車子少時，她讓僱來的小工忙乎，自己動手泡茶、斟茶，陪着司機邊飲邊聊。車子多時，小俞就下動手了，由着司機們自斟自飲。一撥走了，又一撥來了。

這個小茶座的渾然，撐開了一棵綴滿了花朵的紫荊花樹，渾然一把遮陽擋雨的大圓傘。我有時思忖，此處旺盛的人氣，是

因了小俞，還是因了這株紫荊花？

聽小俞聊得多了，開始佩服她的口才。她那兩片薄薄的紅唇兒，吧吧吧地，能快速地溜出一串串的內容豐富的話語，有時還挺時尚，挺有文采的。有一回，說道起人生，她竟吟出一對詩句：「寧在枝頭抱香死，不隨黃葉舞東風。」她原是一家水泥廠的正式工，前些年夫妻雙雙下了崗。咋辦？今後靠什麼活？左思右想，東尋西覓，終於找到了這塊小地方，幹起了洗車這個新行當。起初，小俞不敢見熟人，人家問起，就說，下崗了，在家呆着。漸漸地，轉過神來，抹開了臉面。她道，想透了，就好了。有啥不好意思？又不是偷搶搶的。

我把這個信息報給了一位年輕記者。他採訪了小俞，寫了一篇文章，配了小俞洗車的照片，登在報紙上。不少認識她的人給她掛電話，哎呀呀，你上報紙了，好光彩呀！一些不知道她的人，也因此知道了她。場子更熱鬧了。有段時間，她還兼賣「鐵觀音」，手指跳動着，撿剔茶桿。我在她這裏買過一次茶。日子飛快地過。正月初二，接到了小俞的拜年電話。相互祝福之後，她說，我那個洗車的場子，加油站要收回去了。我啊一聲，那你咋辦，準備做什麼？能找新的地方嗎？她說，很難，我想不能學一點電腦，改行幹其他。我說，你是聰明人，能學的。正月初底，我記起小俞，不知道她的事怎樣了，

掛電話找到她，問，你現在做什麼事呢？她回道，老黃呀，我找着了一個地方，幹老本行，剛開張兩天，你過來看看吧。

按她說的方位，找着了她的新洗車場。也在大路邊，地盤挺寬敞。小俞讓我坐下，遞過茶來。她戴着挺精緻的小帽，眉眼神色還是那般光鮮水潤。她指着正忙活的小男工，這塊地，還得歸功我這個小劉，是他過年後在城裏足足轉了半個月，終於找到了這個理想的地點。小劉我是認識的，他已經在小俞這裏幹了好些年了。這回知道，他二十六七歲，江西新余人。這幾年的春節，他都在小俞家裏過。有他這個幫手，小俞才能應對春節的繁忙。今年過了年，忽然沒了洗車的場地，小劉也慌了。他不僅愁自己，更為主人愁。於是，他滿城裏轉呀轉，找呀找，好不容易尋着了這個地場。他好歡喜。

小俞講這個正月裏的小故事，把我講得眼裏水汪汪的。我把小劉招呼過來，讓他坐，問他，你怎麼就這麼盡心用力地幫你的老闆呢？他的面相不是太周正，嘴巴有些斜，他囁囁地說了一句：人是有感情的嘛。我對小俞說，看看，這麼多年，他都快成了你家裏的一員了。我對小劉說，好好做，攢點錢，在這裏討個老婆，安個家吧。他低下頭，羞羞的。

回返時，經過原先小俞洗車的那個地段。紫荊花還在盛開，樹下卻空落落的。一陣風兒吹過，花朵兒飄飄起來。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回家

回家，很親切的召喚；《回家》是華南師範大學80周年校慶主題曲，也是我「回家」所見的風景和感受到的氛圍。雖然已經是另一個十年，但這首語言平實的校歌卻卻迴響十載，召回了一代代學子。

「書卷依舊，草色常新，秋夜誦讀兩窗前；鳳凰樹下，目光溫暖，宿舍臥談總難眠……」那些年，湖畔漫步，停雲在水邊；那些年，風雨操場，時光如琴弦……」此情此景，歷歷在目。

九秩華誕，對一個人來說，早到了暮年，但對一間大學來說，卻益發蓬勃生機。溫馨、溫情、溫暖、活力就是我這次隨華師香港校友會代表團出席母校90周年觀禮的感受。偌大的石牌主校園和廣州大學城校區，處處彩旗飄揚，也處處是回家的路，連天公也彷彿看透人心地造美，這一天，陽光普照，伴隨秋風送爽。

90年，培養了90萬學子，回家已不止是哪一代，而是一代代。校園所見，不但三三兩兩相約而行，夫妻同行欣然而歸，還有一組組、一隊隊、一團團遠道而來，尤其是那些拄着拐杖、由兒女及孫輩扶持而來的，還有蹦蹦跳跳的小朋友。忙着到南面的主校門拍照，也忙着找尋當年上課的教學樓、住過的學生宿舍，以及通

往簡樸食堂的樹蔭小道……90年、70年、40年、20年乃至10年，都是不短的日子，面貌之變是常態，不變的卻是學子對母校懷念、依戀的情愫。

華師香港校友會不是會員最多的團體，這次卻組織了最大最具特色的校慶觀禮團。逾50人的團中有21位年逾古稀，更有兩位年逾九旬。這兩位正走向期頤之年的校友是拄着拐杖而來，以致接待我們的國際交流合作處年輕老師說：「歡迎爺爺奶奶回家。」惹得哄堂大笑。我幸運地跟其中一位同住，她是1952年從香港返穗讀書的胡惠顏，乃數學系首屆畢業生，留校任教20年。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照顧年邁的母親而回港。

40多年來，這位受人敬重的傑出校友不忘母校的教誨和培養，除了時常返校探望師長、同事，還參與創立了香港校友會並出任首屆會長。同團中有3位是她教過的學生，也都年逾80了。耄耋之年的師生話語不多，卻仍記得當年情。最感動的是，在廣州午膳時，另有3位廣州學生持着鮮花，專程趕來酒樓探望當年的老師！

每一個人都想回家，卻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回家，今日被捲入戰爭、陷入貧困中的人就無法回家，甚至無家可歸。能夠欣然、健康地回家，是一種幸福，也是教育的碩果。

(五之一)



琴台客聚 伍呆呆

# 後院的紫鈴藤

在書桌前寫字，抬頭看見後院的紫鈴藤一夜之間就開滿了粉紫色的小花，鋪在工具小屋的屋頂，還有些垂吊在一側，像是流瀉的紫色瀑布，如夢似幻。

於是我又重新愛上了花園早餐，不嫌麻煩地早起煮咖啡、煎雞蛋、切麵包，就為了享受清晨的陽光裏坐到後院的餐桌前，一面細細品嚐的甘香，一面欣賞紫鈴花的美。亦是因紫鈴藤又名蒜香藤，花葉皆有濃濃的蒜香味，摘下帶着露珠的花朵，揉碎了裹進麵包裏，毫不費力地吃上蒜香麵包。

想起早前讀過的白先勇先生的《樹猶如此》，裏面寫到他與好友在花園裏勞作之後，「夕陽西下，清風徐來，坐在園中草坪上，啜杏子酒，啖牛李……」自己當下亦是如此愜意，不禁也微笑起來。白先勇文中的好友王國祥亦是中學時代的摯友，白先勇的《樹猶如此》亦不是寫樹，他從新買的房子後花園的樹講起，到王國祥來幫他清除園中多餘的花草，到兩人在園中種下他至愛

的茶花和王國祥建議的3棵意大利柏樹，再到王國祥得了血液病……冬去春來，花開花落，直到摯友離世。我很喜歡白先勇這篇文章，與他寫《台北人》文字的錦簇繡叢不同，它溫柔而克制，然而它的宿命感和濃烈的情意，在人與花木，花木與人的時空交錯裏卻是漸行漸烈，同時也伴隨着王國祥逐漸低弱的生命力。

與《樹猶如此》裏的王國祥一樣，我的朋友謝軍也曾經是一名血液病患者，與王國祥同樣的是，謝軍的病幸運地痊癒了。謝軍聯繫我想寫一個電影劇本的時候是2019年年末，我正忙着做出國的準備，推遲了見面，後來我去澳洲探女兒，被疫情困在澳洲近一年才回國，回國後又忙了一陣子，才知道謝軍仍然在等我聽他的故事。

如果只是一個血液病患者與病魔抗爭的故事，大抵是個無法吸引人的，而謝軍的故事自有他的傳奇色彩。謝軍是曾在部隊服役的特種兵，退役後成長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他的英俊和才華吸引了來自俄羅斯的在中國攻

讀碩士學位的美麗女子珍妮雅愛上他，並主動向他求婚，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份跨越萬水千山的真情，謝軍的病才得以痊癒。病癒之後的謝軍化小愛為大愛，和妻子珍妮雅一起陸續資助了不少的血液病患者，也決定把自己的故事搬上大銀幕，同時成立專門幫助血液病患者的慈善基金會，發動更多的力量去幫助更多的人。劇本一寫就是兩年，因為疫情等原因令拍攝無法進行。如今謝軍開始籌備拍攝，這幾天我暫時抽離了正在趕寫的一部書稿，又開始對劇本進行修改，它讓我再一次想起了《樹猶如此》，想起文章結尾處白先勇的花園裏那缺失了一株的意大利柏樹。我的花園裏的蒜香藤平日只是靜靜地開花，只有在花葉被揉搓受傷後才會散發蒜香，發揮它美食和醫藥的作用。

一些最好的故事裏的事都是真實發生過的。白先勇的花園裏有一棵永遠缺失的樹，我相信在我寫下的謝軍的故事裏，會是藏不住的生命湧動，猶如滿園生機勃勃的藤蔓，猶如一個正在實現的夢。